

明泛信錄

新編  
明泛信錄  
PDG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九

秀水志

乙丑嘉靖八年

正月。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一請進講河因洛書。一請經

筵勿及靜坐養性之說。一謂各書註解互有得失。請令儒臣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當牽于師說。一請進講經書務明大義。凡諸家小道。一切屏絕。上嘉納之。○河南

巡撫濬墳罷。

河南連歲旱荒。民多飢死。凡郡縣清賑濟者。均駁勘不

發。河南知府范聽不待報開倉賑之。民播謠謗墳。是以惡篤其隙。有司賑貸稍寬。賴加謹責。會有以陝西飢民父子夫妻相食。流聞禁中者。上切責戶部。惟恐上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九

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八十一

之○命工部大庫名曰節慎○廷試賜羅洪先等三百三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楊一清等循例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爲冠而續取胡經等二十人上曰今後不必選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以備擢用有弗稱者令外補○戶部侍郎王輓言

皇上命臣清查莊田見勲戚之家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乞如成周之制臨其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親疎而量篤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糧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

上曰已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强佔者俱給原主自今勅戒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六月大學士桂夢進輿地圖各有紀敘上留覽

七月提督海子太監孫端乞優免海戶雜差戶部言海戶多殷實每戶優免三丁載在會典近者畿輔災傷差徭繁重奸民多投充影射偏累良民根本之地深爲可慮海戶

優免止宜如故報可

上方總覽乾隆益明習治繕于近習寡所假借而楊一清爲上信用頗得旋其開故言官論列該部執奏無或阻撓其中之潔潔奉法非復如向日此張矣

九月禁臺諫風聞彈劾楊一清致仕璁復入內閣夢復散官致仕

初張桂言事相至忿激不相下各居惡謠科臣孫應奎至張始悔夢顛忽不法帝下斬具其罪狀曰張應自

寃負國負民桂夢老而效之諭注當置形血特從既列言官耳目所寄坐視至今方爲憲奏應全首詒可原王準之法司訊之璁既行璽語乃歸列楊一清二十四罪帝從之立召璁還時有未繼宗者以他事下獄

詞連一清對受私容企私與錦衣指揮節怒欲建繫

一清德力解得免下旨曰一清累朝舊臣朕卽位首先

召用乃不顧名節深負朕眷注當迨理輔臣德疏請從

璁始令自引一清遂亡休尤一人

十月虜酋吉囊佈答寇榆林寧夏塞王瓊督兵禦之虜引去瓊請自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築牆堅固民賴以安○乾清宮內西七所房災

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自七月中繇舒霍逾汝寧

日擊光息蔡穎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潼關晚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穀喜而問之答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爲麵飯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麵食者取啖之蟹口溢腹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題貢乞頒臣工使知民瘼

十二月羌戎寇鞏昌提督軍務王瓊勸平之

初烏思藏朵甘等差受官入貢世爲藩籬成化後稍稍爲邊患嘉靖初都督鄭卿討之不克由是歲入寇掠懼右驍勇王瓊識彼候知卿討之不克以大兵擣其巢差人畏之是歲官兵出征羌乘虛入寇鞏昌上命瓊討之瓊計欲掩四千人以敵先零勿遣置擊彭威都督劉文率兵自固原至洮州分據要害且撫且勦凡撫定六十五族破一十六族斬首五百七十四部以寧

鄭璠曰正德後邊防大弛戎心遂懈瓊議欲于洮河關築城堡遠斥堠蓄儲修汛勿使得連西番卽

有侵侮請發精兵駐守其地。昌要害之地，拒之，斯良策也。

頒大學衍義于廷臣。時隆冬無雪。上躬禱得雪。親詣壇謝。方獻夫穆孔暉等各獻靈雪賦頌及詩歌。上優詔報聞。○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

中外。

庚寅嘉靖九年

正月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

二月皇后行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氏。

三月夏言跪曰：古者祀天于南郊。祭地于方澤兆于南郊。

塗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

皇帝從信錄

卷十九

五

納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帝嘉納之賜四品服霍韜言親蠶爲亂成法。父郊爲紊朝政。帝怒韜要名沽直械送都察院議罪。御史鄧文憲言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親蠶郊外。則内外失閑。更乞斟酌裁定。上責言附和降邊方雜職。

按霍韜大體論曰：合祭天地。辟陰陽也。易曰：陰陽不對之謂神。並祀祖宗。崇德也。禮曰：崇孝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平日配月。及于星辰。象從天也。易曰：本乎天也。者親下。是安。海濱象從地也。易曰：本乎地也。是安。天地合德。神化出矣。祖宗合祀。孝德崇矣。日月星辰。上河海山岳。位下。倫類齊矣。是故渾酒宇宙。奠陽幽贊神化。明于天地之性。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與于此。

神官監中使楊賓奏請復長陵等陵園諸戶。戶部覆言此革供役輕省。蒙民避重就輕。每多投充。民力坐此重困。故先朝勘酌損益。載在會典。每戶連本身止免三丁。况今差役必更加派。小民宜令如會典例從之。○詔建南北郊及朝日夕月禮。

上命建廟于南郊。其北爲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爲皇祇室。作朝日坛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郊並建兵部軍卒供役不足。乃奏將馬直。

及欽定官庫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

英端公曰：宸濠之平。深許爾其節。王江大其勳。而中其機。宜奮其忠勇。則文定力也。昔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死。唯陽與沫。猶寧城者。興世一例焉。

皇明從信錄

卷十九

六

六月禮官李時與璁萼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太興隆寺。從之。○大明集禮書成。御製文序之。○初上釐正郊典。謂當考定雅樂。博求精曉音律者。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遂以行太僕寺寺丞張鷟應詔。鷟至。欲停元樂。復古樂。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大成樂舞圖譜。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談。以十二國家十二律圖。各有說。下禮部詳議。上曰：音樂即爲更定。勿誤廟享之用。九月總制三邊王瓊奏寧夏一鎮。按莊浪墩臺爲西北第

一大事請發官軍十萬乘時修復墩堡邊牆從之○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量宏識遠有文武長才力烈在陝尤著嘗創修花

馬池邊牆圍築河套及勦逐海西道虜皆盡有成策事

多未竟成承之篤劉瑾謀出一清故以永薦入多爲言

者所忌已而瑾夢以大禮議合力爲薦引清亦盡心贊

解時璁夢柄固清指示裁抑其黨極力攻之遂以贊罪

清既去後與計獄誣成其罪削籍里居忽忽不樂疽發

背死死之前數日猶自疏解言身被汚斂死不瞑目上聞而悼之至戊申始贈太保蓋文襄

爲自來只是祖配天等親定祈穀祝文儀注止奉太祖配改驚蟄日行禮于圜丘祝大報少殺著爲定典○諭張

惠曰朕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

行特享禮其三時聚于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

季冬中旬擇日大祫以德祖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于太

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序行

太祖南向而羣廟遞遷就室各南向退德祖于祧殿不預

言助之惠如諭議聞尤行乃命祠官設席如九廟狀舉

太祖南向而羣廟遞遷就室各南向退德祖于祧殿不預

時享○桂萼乞歸尋卒贈太傳謚文襄

支次綸曰文襄遇際聖主當日月之際一言遇合致

通顯偉才雄峻誠有足自樹者既與張文忠以意氣相

激交道不終其豪傑之故悲哉

主名○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謚端敏

寧貞亮自持初犯逆藩幾陷不測嘉靖初既典大政侃

侃持論其議禮是張孚敬而立朝殊與撫忤至建閣留

都新河及閩閩以奪官

客二表忠信不怠

三月定丙辛年夏行禘禮于太廟時咸議皆請禘德祖

上不從或曰禘頤頤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

主名○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謚端敏

寧貞亮自持初犯逆藩幾陷不測嘉靖初既典大政侃

侃持論其議禮是張孚敬而立朝殊與撫忤至建閣留

賜酒饌珍餌○御製西苑視穀祇先鑿壇位賦手授孚敬

因命賡和以寓微戒意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咏和錄

尚書李承勳卒遣官祭之贈少保謚康惠

按承勳學有源委才無枝桂提兵南北曉暢軍務通達國體議論英發政成身國知無不爲甚得上意

巡按直隸御史余勉學條陳江防二事一節武備以靖江洋言留都所重莫過江防儀真而下巡江軍快衛不满四十人所不滿三十人加以月糧不給俯仰爲累乞勑兵部

議處將鎮江衛原坐京操軍士盡留以備江及行沿江備分

分月巡江軍快務足百名之上月糧務以時給使其平居

則常川操練有營則互相應援一設營伍以據要害言瓜

皇明從信錄卷十九

九

州遠在下流與京口對峙東控海洋非接淮揚最爲要害雖有儀真守備巡歷不及乞勑兵部議處量于楊州衛調撥官軍築堡瓜州常川守備與儀真等聲勢相接以備不虞仍行彼處量造衙宇以便往來防守

雷謐延平憐婦

福建延平杜氏尤第三輪轂一母三人出耕三婦輒詣中尋雷一聲應電光紅紫並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覩者如睹

○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額曰忠敏安慎○始定西

苑土殺壇名曰帝社帝稷

四月上行大禘禮于太廟

五月旱上親禱雨于殿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上御製祝文行露告禮併詔修省○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宜配享襲封與

徐達並顧興亡繼絕

上允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後皆許傳襲○行人司正薛侃言祖宗分封宗室留新王一人司香名守城王乞查舊典擇賢而親者迎

取入京上怒逮問追及主使侃與太常卿彭澤詹事夏言同年時言數以事忤孚敬澤以議禮故結驩孚敬謀所以傾言者至是侃備揆掠言已所自爲澤乃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瞋目曰張少傳趣我上者與言何與上釋言出

皇明從信錄卷十九

十

孚敬二密疏以示羣臣斥其伎罔着致仕去澤遣戍侃爲

民

九月無逸殿幽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文記之上御幽風亭召翟鑾李時汪鋐同觀收獲復諭曰農之勞苦

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爲真我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

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爲粒粒皆辛苦也上命賜諸臣宴宴畢

上御無逸殿之東室又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御膳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日講官

仍各進講十月詩書各一篇

十月建欽天閣以覆欽天記誦碑追先閣以覆祖德詩碑

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頌。詔藉沒已故谷大用家產。

十一月，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樂戶，不從。宥死詔立雙貞祠祀之。遣行人召張孚敬。

壬辰嘉靖十一年

正月，虜寇延綏。時小王子求貢市，不許，遂擁衆入寇。總制

唐龍告急，上命侍郎張璣、賈銀轉餉，趣往調度。選京營

兵二千，及保定兵一千，令副總兵趙鎮統以應援。已而龍

疏至，爲虜乞貢市。上命相機戰守，勿因循。爲日前計，虜

等以得利而去。○以獻皇所製含春堂詩傳訓三篇，御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九

十一

書大策。上所製祖德詩，散一箴。欽天誦記及內府書籍，

賜王璫、王憲等。

三月，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南慤提督都御史陶諳奏：南慤征役比各處煩重，河夫機兵、打手、富戶、力士等項名色爲多，乃編審里甲之時，復有曠丁銀兩，及供億諸費，甚爲不經。乞通天下罷免各

項名色，與民休息。仍令有司均徭平賦，編審之時毋得妄有誅求。其法外作奸者論如法。上從之。

吳增登曰：洪武冊籍，十一年一造。官府謬稱籍以定差役，脫漏戶口者有禁。發遣腹帶者，每禁一户，不得差管。歲當輸役者，不得違重就輕，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其法大壞。今當若何？所謂均徭者可行于江南，而所謂

除鞭者可行於江北。何也？江南縣大民衆，十年而一役，糧或可待。江北縣小民寡，即三四年而已，一閏矣不行。降鞭，豈能持平乎？今觀江南糧收亡，身破家困，則江北雜差頗無休息，亦困也。南顛名色多，而徭役重，其雜差之故耳。近者除鞭法行，槩革丁田，憑指徵衆役，每夏秋糧計，田一畝納銀止于二分三分。民自樂于征輸，而官不勞于督理。雖審之時，更無分牛求索。官民兩獲其便，固公南顛之憂，可無慮矣。

御史徐汝圭疏曰：延綏宜漕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

楚粟由鄖陽汴粟由漢中以達於陝宣大俟二麥將登，多方糴置及轉糴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州、南運鄆

城北運居庸，以爲紫荆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貨車，給食于官兵。西路萬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近，宜選補于此，以爲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則護衛宣府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九

十二

以爲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責令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爲關邊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兵各於本處分頭逞制，如此，則糧有餘備，兵有餘力。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時之煩擾矣。報可。○兵部侍郎潘希曾卒，贈兵部尚書。

希曾，金華人。始爲給事中，忤逆瑾，廷杖削籍。瑾誅後，職提督南慤屢殘巨寇，居太常凡六年。武鄉且三年，不以留滯介意。有大臣風度。

六月，重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刊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板。上恐擾民，命將監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

七月黃河決魚臺，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欲弃魚臺爲受水之渠，因而導之使入昭陽湖，道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等處，乃易爲力詔廷臣會議。

九月科臣魏良弼引古書上言：「星辰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李入非奸臣在側，張孚敬竊擇驕橫，妖星示敵實惟所召。孚敬疏羅秦鰲復劾孚敬強辯飾奸，媚疾愈甚，乞亟罷黜以回天意。上曰：「秦鰲言出忠讐，令孚敬自陳，准致仕。○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請惠請省費罷役，維藩請務敦厚博大之體。上令脩詞以聞。」

時戶書邊貢卒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九

三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九

十四

賈履誠人，工於詩，與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方追古作一變至雅。龍文士爭向慕之。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修省之意。時條三事：一曰務安靜，言宜勅羣僚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爲高，勿趨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才，言臣工觸冒刑章者，或出于朴忠，發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過誤，乞勅吏部非坐贓濫者，稍加甄別；三曰慎刑獄，言近日刑官深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兩議，事實無干而羅織逮繫，乞勅法司痛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滯者考覈降調。上令從之。

十月編修楊名士修省疏，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助奸同之。

癸巳嘉靖十二年

正月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夏言請告廟許之。

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渝獻白兔，汪鋐等各獻詩章。○清馥殿翠芳亭、錦芳亭、寶月亭，工成。

嚴降調，上令從之。

十二月編修楊名士修省疏，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助奸同之。

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棄，是偏于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禱祀不可累舉。上怒收繫城訊，鋐其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救，上以宗明即主使之尤者，併鞠之。楊名成邊宗明調外任。○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害也，鋐腹心之害也。獻夫門庭之害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繫即訊。

時鋐恨恩甚，欲即報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即報之，吾將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父當自敗，殺之。吾將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九

十四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九

十四

時鋐恨恩甚，欲即報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即報之，吾將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父當自敗，殺之。吾將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

時鋐恨恩甚，欲即報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即報之，吾將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父當自敗，殺之。吾將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

三月視太學○初開經筵○夏言上所撰述四郊禮儀  
上褒美賜以金幣○御彝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處書益稷  
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願卦賜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之道  
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侍講廖道南獻  
聖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四月應天巡撫陳軾獻白兔

時白鹿鵠兔疊至重出

詔示天下勿來獻汪鋐作詩美

上謙冲之德褒答之

總兵張輓奉勑統兵赴蔚鎮勦寇奏言蔚州一鎮分爲四  
派雖俱根本藩籬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海所天壽  
山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爲要害而本鎮地

皇明從信錄

卷十九

十五

皇明從信錄

卷十九

十六

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

歸路廣可千

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竊發道路益闢萬一勾

燒北虜擁衆深入即徵調人馬難于策應願及今預飭防

禦謹條便宜六事一補缺伍二選丁壯三增墩臺四嚴哨

探五併村落六空穿坑從之

上御南城環碧殿閱馬

馬有玉麟飛白玉訓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

凡七召輔臣孚敬時獻夫俟重華殿已而令入環碧賜茗

謁

供億不貲自今宜省約騎從禁止迎送屬吏亦毋越境參

謁以爲民擾

一曰撫按責在協和共襄王事邇者勤以小

忿遂致構嫌多以按臣不遜致之自今按臣之於撫臣無

論僉副心側坐後班以正體統其有不遜如故者以違憲

等命各和以獻

八月賜夏言御書秩宗二字○召原任兵侍郎黃宗明爲  
禮部右侍郎時侍郎缺吏部推者上皆不用宗明前以  
論救編修楊名出爲福建參政至是特旨召用之○都御  
史王廷相上御史條例六事一曰御史職在除奸革弊  
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而御史出巡祇作威福以聳觀聽  
因事諮詢以察下情自今按部但有奸弊發覺即置之法  
以肅風紀一曰御史職在伸冤理枉今權門利害如繩富  
室財賄通神鈍口奪于佞詞人命輕於酷吏自今務虛心  
推鞠但有冤獄弗拘成案即與詳明二曰御史職在激濁  
揚清近所奏薦不問人品第取趨承至於諂幼類以一二  
皇明從信錄

卷十九

十六

賈訥小文者塞責其奸貪蠹耗反以私意掩之自今宜覈  
實考察舉刺必合公議一曰御史所奏勘合公文類皆重  
大事情及官民冤狀其濛眞才智者悉廢閣不省而利巧  
偏私者每遇事干利害即推避稽留以致竟無歸結自今  
須一一勘明銷繳其最後二月付之代者勘報一曰御史  
責在清修簡靜邇者按部所出導從如雲而又多挾屬吏  
供億不貲自今宜省約騎從禁止迎送屬吏亦毋越境參

謁以爲民擾

一曰撫按責在協和共襄王事邇者勤以小

忿遂致構嫌多以按臣不遜致之自今按臣之於撫臣無

論僉副心側坐後班以正體統其有不遜如故者以違憲



遇詔語在經懶，因芳署，方携經走周全。

著有通鑑前編，國書管身諸書，傳于世。

科臣董懷理言：國初軍餉倚辦屯鹽。今屯田不興，其弊有

四：胡馬克斥，疆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也；丁壯亡徙，人無以耕也；僕爲虜有房居內田居外，勢不敢耕也。

官屯者按籍征賦，井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請令各邊募軍給事中，會同撫按親歷相度，或創衛所，或增墻垣，其屯丁或因土着，或募新軍，或徙附近給以牛種，待開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踰于此。鹽法大壞其難有

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糴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

中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

本取贏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難也；私鹽四出，官

鹽、雍、滌、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

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

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

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

電，兩利而國課充矣。命核報。

五月，內苑先蠶壇繡成進絲。○幸南內御重華殿，召張孚

敬、李時入見，以黃紙御書宣宗輿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

恭和輿地圖詩一章以示。○南京戶部尚書許誥卒，謚莊

敏。

六月，南京太廟災，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九朝寶訓及實錄。

八月，御史李彊奏曰：江北之軍，有京操而無漕運，江南之

軍，有漕運而無京操，獨鳳陽軍衛，且運且操，勞苦爲甚，且

陵寢高墻皆在其地，見在巡守者僅二千耳，卒然有警，誰

與禦之？請遣鳳陽八衛京操三分之一以備緩急，報可。

十月，上在南郊齋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孚敬等，命和贊佐戒進之辭以進，留覽。○治郭麒奸訐之罪。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九

三

先是，內官童原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并討承，填建

造，違制及璽，皇城龍虎，詔下所司勘報，永墮與風水

郭麒，爲所逐，思有以賴之，乃祖原故智，誣稱永填

子不容，令其子郭麒，陳牒，指揮閻紀，爲太

轉奏，起謫如歸，父也。上謂輔臣曰：此疏甚無謂，入

命定，自天朝後，人福則在其祖父之德，顧朕不逮

皇祖，皇考深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

有是理耶？朝臣張孚敬等因奏，近年無籍小人，競爲浮

辭，詐人財物，衣雖見任官，無受詞訛，例紀係帶俸，乃

受郭麒告詞，爲之轉奏，其爲郭麒主使，明此風若漸

是告訐延續至此容凡三被奴告矣而初聞家歸置興大獄頤上聖明察其誕置諸奸重典中外大悅而告訐風少衰

夏言李時以爲太少，王廷相以莊肅武宗似應一贊。董潮謂累朝事體在所當遵。上不悅，遂用六字：孝靜莊肅惠安皇后。

建九五齋精一堂爲祭祀齋居之所命。孚敬于東室繪敬  
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  
納魏徵十思疏爲圖于是孚敬等恭請恭默室睹龍馬。祚  
龜丹鳳三圖復誤賜覩文華殿頌及詩以進優詔答之○  
侍讀廖道南進九五齋恭默室頌因請御製詩文增入廟

典從之

十一月田州巡檢盧蘇殺其主岑邦相

按蘇子瞻與張子房有舊，故此句用之。蘇子瞻與張良俱爲漢室相，故以之比。又謂之都御史，因張良爲漢室相，故以之比。

諸葛平相病死無後立其子芝猛仲子邦佐爭立亂作  
蜀平督軍及參經武無亦曰兩江苦兵革久矣邦佐

逐世虐下，蘇爲衆殺怨耳。其勿問官之如故。諸上官性  
善，數曰：「殺人不非。」試主無刑。吾輩首足腎膽皆懸于  
臂。

吳妾

乙未嘉靖十四年

正月瑞雪降夏言進時玉賦○改建世廟于太廟左方○

武宗夏言請定七廟曰復古廟制太廟南

向。太宗特建文祖世室爲百世不遷，以下昭穆各三廟。

帝從之曰：「郊祀數歲矣，廟制未成，尊祖敬宗之道謂何？」

速建之

三月禮部請太行莊肅皇后謚，孚敬以爲宜用二字四字。

臣等亦在側侍班。上曰：也着科道官侍候廷試後舉行。

祀天重器成，召輔臣同赴重華殿瞻看，命各爲賦以紀之。

曰奉制紀樂賦

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

四月孚敬以疾乞休。上遣中官賈藥及手札諭之曰：古有剪髮療大臣疾者，朕合藥數味，自飲輒效，茲賜卿一服，以此得愈庶慰朕懷。孚敬奏謝，遣行人勅送歸里。月廪與

臺存問有加。

七月貴州諸生附試雲南道里艱阻禮科田秋請就本省

開科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初設太倉鎮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九

三

卷二十九

三

海二衛

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首領崇明一縣。正德七年

七月又設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倉倉庫以防盜禦。既而裁革，嘉靖三年屢請復設，未果。今義太倉崇明江陰通泰沿海居民視海洋爲莊稼據沙洲爲巢穴，往往招集亡命，聚集成羣，興販私鹽，流劫商賈。而其海洋駕使則來如鬼魅，去如風雨。及至官軍知而捕捉，則已得利而歸。動經千里，莫曉踪跡。若非覺察於巢穴之所，計處於根抵之近，則大奸巨盜，去後來者，誠爲不可必得。復設兵備副使一員專在太倉駐劄行事。

九月遼東兵變

拔達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餉丁三供之，每馬一給役用

五十畝，其來久矣。巡撫呂繼機行清革，每軍給除丁一

余悉編入伍，歲追餉馬田。召出徵輸，由是衆怨之。會總

兵急，諸軍遂大索羣盜，清經明罷工，及免馬田糧，部

部奏請遣大臣往勘。上命工部左侍郎林志樞秉公都

怒告者，將笞之。衆益間爭起歎。尚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瑜、垣走匿菴馬寺幽室中。衆軍遂取僅及籍焚之。鳴鍾鼓，糾衆殴逐人長之威，乃盡閉諸城門，出故道攀將軍高大恩於獄，欲擁以為王。尋匿菴馬寺，按得經天製令，巡按御史會同總兵官從審查勘，充令副總兵李鑑、金良俊、陳良俊付都司王傑，僕爲總兵劉淮以狀聞。兵部請入城，宣布恩威，令衆軍悔罪守法，各歸營伍，毋得矜憐。終官田仍令照舊管業。尚德革職監禁所勘，經、蒲政多苛，倫生畏縮，宜取回別用。詔俱如奏。時巡按御史皆錄部金良俊聞變，已行副總兵李鑑，揭榜撫安尾經所措，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於是龍軍稍精，號約東城門始聞高大恩，自投於獄。既遂，巡按遼陽分部將士令，律守邊警，如故。乃參奏尚德等逢迎經失，極字狀而爲軍士乞原，疏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成害主，殺罪在不宥。撫臣輒爲請赦，益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反叛之迹，而乃罪尚德，以最嬖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首惡未及正罪，而各官參論大不遺，是豈法理之正？」首下兵部再議，以聞。兵部終以銳言爲是，請即懸榜省諭其開端謠諺者，不過載入繫獄。御史查貴達問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九

三

御史韓邦奇爲副都御史代經，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中軍都指揮袁諒，首素詮事經，徵扣諸軍月俸，並領爲飾裝具，押卒於董兒等狃遠陽前事，復鼓衆倡亂，獻曰：「四中有一張孝兒者，先以剽惡爲經，擒獲，率眾持梃持院門而入，誅經數之，曰：『非爾汰我，餘丁微逃役耶？』非爾率我牧馬，田耶？而復能虐使我築壘墮樹耶？」張青拔髮裸而置之敵獄，取娼婦一人同桎梏之。據宇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并破繩縱火爇之，延燒於署，及儒學、東廡，一時俱燼，遂破車劫旗畫，分其書為四部，鳴鐘鼓，東廡一夜，明日輒經及壽因首揭標，環遊五門，開孝兒且行批其頰，笞辱至臨復繫之獄，宵穿牆隙，門內李欽昊索經所藏，抄出冬衣布花田額，且要給賑濟，費帑銀幾萬兩，復晉鎮守太監王純、兵部劉淮等各疏言：「濟阿經無聲，請逮京問，而乞遣故總兵部承郎周達赴遼撫鞫。」是時郎尚郎貴宗明言：「前者達陽之變，固生之有後，今童賊尚殘，皆已收正，宜然而起，誰復激之？」于法不宜復究。部覆得旨：「從純等請遣官校逮經，奔及各官有罪者，下督臣逮問。」

御史以行是時極頑城備繫指揮劉璫亦馬其部卒王經等所囚姪以括姪致怒經等夜往其室盡掠其囊籃就維與其子劉璫頃反縛之置諸空館閭城門鳴鐘鼓一加廣寧而官校逮召經者至賈寧諸軍撫詔爲天使謀覽經也便舉亂據經及官校置諸獄燒其館舍以禱福乃止官校逃二日乃出經生官校行銓具以其事聞然官校被斬事遂中止之及也詔行庭尉并勘訪捕大理寺右寺正牛希元言性者大同之變猶近過爲姑息故譖辛或有輕傷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其勢固然夫都督矣天子重臣曹諫下卒取乾綸內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差去官校亦被囚禁在控禪人同尤甚委兵大臣乃因循不振致伏辛益驕朝庭威令益削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奏擾官校既被囚禁守臣何以憑匿不言乞歸本肅驗狀已錦衣衛指揮王佐等亦誰言之上遂怒希元枉取欺罔看降外任遼寧平定延兒等請庭釋將至內請廣寧興慶兄合密結死罪曰王果劉角上於獄爲流言脅誣城中人爲之某益急鈍害兩城及益順所首願悉招按方略於副將李鑑備禦承恩等魁頭擒捕於是劉兄弟四人繼兄等十三人王總等七人同日被獲錄以

費宏李時諭曰鑑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立朝且又不堪改一如廣寧而言後速召經者至賈寧諸軍撫詔爲天使謀覽經也便舉亂據經及官校置諸獄燒其館舍以禱福乃止官校逃二日乃出經生官校行銓具以其事聞然官校被斬事遂中止之及也詔行庭尉并勘訪捕大理寺右寺正牛希元言性者大同之變猶近過爲姑息故譖辛或有輕傷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其勢固然夫都督矣天子重臣曹諫下卒取乾綸內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差去官校亦被囚禁在控禪人同尤甚委兵大臣乃因循不振致伏辛益驕朝庭威令益削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奏擾官校既被囚禁守臣何以憑匿不言乞歸本肅驗狀已錦衣衛指揮王佐等亦誰言之上遂怒希元枉取欺罔看降外任遼寧平定延兒等請庭釋將至內請廣寧興慶兄合密結死罪曰王果劉角上於獄爲流言脅誣城中人爲之某益急鈍害兩城及益順所首願悉招按方略於副將李鑑備禦承恩等魁頭擒捕於是劉兄弟四人繼兄等十三人王總等七人同日被獲錄以

費宏李時諭曰鑑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立朝且又不堪改一如廣寧而言後速召經者至賈寧諸軍撫詔爲天使謀覽經也便舉亂據經及官校置諸獄燒其館舍以禱福乃止官校逃二日乃出經生官校行銓具以其事聞然官校被斬事遂中止之及也詔行庭尉并勘訪捕大理寺右寺正牛希元言性者大同之變猶近過爲姑息故譖辛或有輕傷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其勢固然夫都督矣天子重臣曹諫下卒取乾綸內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差去官校亦被囚禁在控禪人同尤甚委兵大臣乃因循不振致伏辛益驕朝庭威令益削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奏擾官校既被囚禁守臣何以憑匿不言乞歸本肅驗狀已錦衣衛指揮王佐等亦誰言之上遂怒希元枉取欺罔看降外任遼寧平定延兒等請庭釋將至內請廣寧興慶兄合密結死罪曰王果劉角上於獄爲流言脅誣城中人爲之某益急鈍害兩城及益順所首願悉招按方略於副將李鑑備禦承恩等魁頭擒捕於是劉兄弟四人繼兄等十三人王總等七人同日被獲錄以

費宏李時諭曰鑑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立朝且又不堪改一如廣寧而言後速召經者至賈寧諸軍撫詔爲天使謀覽經也便舉亂據經及官校置諸獄燒其館舍以禱福乃止官校逃二日乃出經生官校行銓具以其事聞然官校被斬事遂中止之及也詔行庭尉并勘访捕大理寺右寺正牛希元言性者大同之變猶近過爲姑息故譖辛或有輕傷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其勢固然夫都督矣天子重臣曹諫下卒取乾綸內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差去官校亦被囚禁在控禪人同尤甚委兵大臣乃因循不振致伏辛益驕朝庭威令益削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奏擾官校既被囚禁守臣何以憑匿不言乞歸本肅驗狀已錦衣衛指揮王佐等亦誰言之上遂怒希元枉取欺罔看降外任遼寧平定延兒等請庭釋將至內請廣寧興慶兄合密結死罪曰王果劉角上於獄爲流言脅誣城中人爲之某益急鈍害兩城及益順所首願悉招按方略於副將李鑑備禦承恩等魁頭擒捕於是劉兄弟四人繼兄等十三人王總等七人同日被獲錄以

十月禮部尚書汪若水奉命祭告祖陵因獻祖陵頌十章錄平遼陽廣寧功陞曾銳爲大理寺丞十二月延津民李拱臣以女入侍○河南巡撫簡霄上言田既丈量則貧民有糧無地者得以免○河道都御史劉

## 天積條議治河事宜

一泗州祖陵欲築堤圍流恐陵前湖河之水又將過柳北侵乞命欽天監官相度定議取自聖裁一青春王國寢諸于四面各百餘丈外坯築土堤砌以石基但地脉或有所妨而石料不能猝辦近年黃河入運道僅

利濟忌臺南至徐浦二百里自魚臺北至濟寧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汝水蓄泉湧潤宜大加疏濶諸水悉入漕河一南延河口板閘迤西斷淺河道併工疏濶渠為隄岸一新庄清江等關如濟寧開倒以時啟閉一會議詳符之盤石只蘭陰之鋼瓦箱之蔡家口各築月堤穿議黃河防守惟非岸爲重當擡其去河最遠之大堤及去河稍遠之中隄各一道補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絡高厚則前勘應築各隄舉在其中可省勞費工部覆其議爲當上從之天和尋以河工完改兵部而祖陵建關築隄砌橋則都御史王果張景魏有本先

請欲遣大臣案覈其事據究逆之原情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參將領軍官悉從重寃庶能以正國法肅守臣積芻糧閱兵矣得旨准意允會不必查勘庭揭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疏等勘上詔別見璫兒王經等至璫即時處之集示向後毋永戌極邊革去世襲俸祿停官待有京缺准用候賊人員各充委陞賞

## 罷吏部尚書汪鑑下給事中薛宗鑑御史曹達

降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曾翀等各一級調外任用先是宗鑑應奎交章論鑑奸邪誤國鑑上章自理上慰留之召

正月初鑄審錄關防十五夥給恤刑官○詔復彭澤官秩

丙申嘉靖十五年告成

馬立重賞募勇敢令人分番海上密探進兵之路與住牧之所戒諭屬夷勿與通謀構之爲間諜布之爲聲援何虜

聞際爲兵進止則河西腹心之疾可已從之○廖道南言九廟肇成謹撰禋頌上獻命付史館

三月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勦夏言諭曰適過沙河一

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皇陵在此爰人守護卿等如何處之時曰管丘濟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分蘄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上令勦議以聞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三十七

卷三十九

三十八

各登舟給酒饌復賜晏無逸殿○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併燬大善殿金範佛像六月總制陝西右副都御史劉天和疏陳戰守便宜以圖禦虜實効

疏言中國長城輕車彊弩是已而據險設備之要修邊皆據木頭是已益從來論步不勝騎騎不勝車國家所造火器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惟前任總制秦佐改造隻輪小車孝宗嘉靖取名全勝車今幸存破損入輜略規制宜倣制造可罷列邊牆以遏虜入據扼險要以遼虜諸邊佛胡機流星砲一窩蜂炮歸字銅鐵神鎗見時甚少宜用近見陝西省城城砲有神臂弩可及三百步宜放漢耿恭之法箭織開四尖又傳以河南嵩縣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更築築邊墻懸挖壕堑以防虜入興武營南有鐵柱泉方可百步深入從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三十九

四月 上謁七陵還遣成國公朱鳳祭孝陵英國公張溶

祭顯陵○行大祿禮上親詣長陵獻陵景陵閱視語郭

勦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宣宗皇帝功

德之大殊爲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

吳瑞登曰宣宗在位真成令主也優禮大臣旌綏黎庶其文辭之工則潤飾典章絳藻詩賦其威武之奮則帝自爲則可至後王追報之急則猶歎然自以鶯不稱者我世宗重建而增崇之義揚功烈蓋孝思惠至矣奉天殿賜勦時言艾廟牙扇等物頃之上遊龍舟命勦等

癸丑 駕還京○詔求紅黃玉以禮神○端陽節晏百官

奉天殿賜勦時言艾廟牙扇等物頃之上遊龍舟命勦等

十月戊子皇次子生越五日上御門受朝賀○議征安南○冬至節上大祀天于圜丘

閏十二月作聖濟殿祭先醫○七廟成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爲先故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

焉夫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先其道一而已矣未有不相

開者也朕以冲恩宗未仰叨上帝下簡祚嗣天位君臨四

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爲首焉每念于茲切興長慨奈何

經傳所傳亦多襍亂聖賢不獲接緒聖經殘破莫修是以

郊祀襲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褻瀆之

甚謂比同牢功德不別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祇聞

于皇天默卜于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圜丘方澤

以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褻續創昭穆羣廟以祀

祖宗彰太祖爲當專尊之主復作太宗廟于羣廟之外

表祖宗功德之不逮以饗百世之祀更

皇考廟曰獻

卷二十九

二五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

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一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

秀水 沈國元訂

丁酉嘉靖十六年

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爲穆宗莊皇帝○徵王憲得白

兔撰領以獻禮部尚書言當獻九廟兩宮以承靈貺仍聽

羣臣上表稱賀上不許○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廟

按嘉靖十年閏刑部郎中李瑜議進誠意備劉基備祀

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諺及水滸傳爲國朝英烈記言

生擒士誠射死友誼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動人聽聞已

乃疏乞祀英廟廟又言英本閩國功臣卒于永樂年間

以故不廟祀而不知太祖定廟祀始固兼生祀而論定矣若下廷議皆謂不可戶部侍郎唐胄疏爭言廟祀諸臣極次上下且不可易况有無之廟敢輒增損于勅

言徑年進基廟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輒從臣

上是勅言追英祀

駕發京師視金山建造行宮

三月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口

四月車駕還京

五月雷震謹身殿賜吻○科臣胡汝霖劾嚴嵩穢行既彰

招致論列不宜具奏自明得旨今後大臣被論宜自省憇

不得強辨

七月科臣田濡陳弭災三事請賜矜宥馬錄楊慎王元正

劉濟豐熙邵經邦呂經馮恩等八人不允

調察獲其謀者阮景等八名，僞印一方、大誥一通、奏聞。

上曰：登庸纂立，僞作大誥，罪在不赦。提兵討之，江鮮等授以官爵。○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九邊圖留覽。

九月嚴嵩夏言劾應天試錄策問郊祀語含譏訕而同考官不書名。大不敬。又摘廣東錄語多不經。命逮繫典試江

汝壁歐陽衢廣東巡按余光俱詔獄餘官所在卽訊貢士不得應試南宮。

十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謚文僖。

清先爲編修，守正不阿，  
理惡之，落職，璫敗後官。

戊戌

嘉靖十七年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

二

正月帝祈穀于大祀廟。○禮部請正文體，禁引用莊列不經語，詔可。

二月帝如天壽山祀陵。

三月廷試賜茅瓊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景雲見請賀。上許之。禮官嚴嵩等各爲景雲賦。又

大禮告成，作頌以獻。上令付史館。○大旱，帝躬禱雨。

御製祝文

葬之。不應。復于宮中默禱。大雨沾足。羣臣表賀。

六月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

稱宗以配上帝。嚴嵩等言，春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若以功德論，則宜文皇以親論，則宜皇考。至于稱宗之議，

恐有未宜，不敢妄議。上謂皇考稱宗，不爲過情，嵩乃言考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

上嘉納之。戶部侍郎唐胄疏諫，黜爲民。

八月虜會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率所部禦之，斬首八十餘級。陞和兵部尚書，總制如故。

九月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廟。于是尊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肅宗，配上帝。詔示天下。○辛巳奉肅宗神主祔太廟。○上詣山陵行秋祀禮。

十一月上詣南郊恭上皇天上帝冊表太祖聖號高后慈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

三

諡布告天下。○科臣顧存仁上五事，一廣贍蕩之恩。二崇安靜之吏。三重撫按之責。四精考察之政。五抑邪佞之風。上以仁援議禮，諭成諸臣令廷杖，編籍邊氓。○山西巡按何贊進勦全虜之策，一曰計以破之，欲使西北諸鎮各出遊奇諸兵，分爲數隊，領以驍將，數往侵擾，使其分救不暇。伺其北寇宣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以直搗之。西寇全陝，則宣大二鎮囁其後而窮追之。又募死士以斫其營，用間謀以離其黨。二曰勢以走之，欲于邊境多置墩臺斥堠，盛陳幡壘，強弩烽火相接，才斗相聞，耀兵牧馬，不却不前，示之以欲戰之形，而又時下詔督勦將領，量頒恤賞。振作